



一楼少儿区，设有低幼、幼儿、小学和中学等四大分类板块。



莫太太和女儿在看书。摄影/阿顺

学在少年宫办一张借书证，因为少年宫的图书数量大、品类丰富。工作之后，尤其是入了这行发现，原来还有不少市民朋友不了解公共图书馆，甚至发问：‘这里的书能借出去的啊？’‘借书要钱吗？’这也是对我们从业人员的启示——图书馆人应该花更多心血去推广、普及全民阅读。事实上，上海的公共图书馆早已实现了‘一卡通’的概念，即在任意馆点办证后，可在任意馆点借/还书。总之，我的终极愿景是，图书馆人要充分利用政府投入的资源，让书香无所不至、无时不在，好像空气和水一样，与日常生活零距离。”

付出是值得的，情感是双向的。房芸芳向记者分享了“把徐图带回家”活动的故事。原来，徐图2019年启动搬迁工作，照理，几十万册图书是要打包进仓库的。然此举保证了稳妥、安全，却有几分“珠玉蒙尘，不见天日”的遗憾。于是，徐图人计上心头，大胆拍板：干脆，让每个读者最多认领100册图书，带回家慢慢品读，待新馆建成再返还便是。“真没料到，除了徐汇本区的读者，很多外区读者也特意赶来支持我们了！有对来自浦东的父子，老先生和儿子每人各借了100本，把份额用足。他们说，会把借好的书安排到小区阅览室，让邻居们一道看看。今年元旦，书院总服务台旁边曾设立了一座书的灯塔，就是由‘把徐图带回家’的还书搭起来的。在我看来，我们闭馆期间，这些书籍照亮了很多市民朋友的阅读生活吧。”

但盼有缘人

书籍照亮生活。徐家汇书院的有缘人、摄影师“阿顺”和

妻子“莫太太”对这句话深有同感。

阿顺告诉记者，从前，书院的位置是他就读的小学，对面是上海电影制片厂，而他家住在上影厂后头一爿住宅区。上学、放学，来来回回，“附近区域我太熟悉了，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啊”。莫太太呢，也是土生土长的徐汇人，还在徐汇区文旅局实习过。因此，当夫妻俩得知徐家汇书院开馆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就过来“先睹为快”了。

阿顺和莫太太是高中同学，从小都喜爱阅读，都拥有挺可爱的文青体质。当年博客风行之时，他们写的文字，只有对方能懂，其他同学一头雾水，“不知所云”。约会的时候，两人也会兴之所至，选择一家新书店或图书馆逛逛，安静地感受读书的氛围。阿顺喜欢科幻作品，喜欢马克·吐温和村上春树；莫太太在学生时代痴迷漫画，“《机器猫》哪一页具体画了什么可以背出来”，“还读了好多秦文君的小说”，后来爱上了文化散文，钟情于展现各地历史、艺术、风土人情的作品。平时，两人常在茶余饭后聊聊自己的读书心得，而自从有了宝宝，“家庭读书会”再添新成员。

“生了女儿后，我特别喜欢陪着她一起看绘本。其实，家里已经买了很多书了，但家里的阅读环境终究比不上图书馆。徐家汇书院开阔、敞亮，4岁的女儿一到少儿区，领会到看书是自娱自乐的事情，也不黏我了，会催我们走，不让我们‘妨碍’她——‘爸爸妈妈快去选你们的书吧，我一个人坐在这里看就可以啦’。”莫太太说，阳光洒进书院，是宁静的幸福，更让她回想起芬兰留学时泡在当地图书馆的那种感觉——无忧无虑，完全沉浸。“很多书店、图书馆的硬件已经很好了，但我始终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徐家汇书院的特色是，以读者为中心，